



况味



夏日蝉鸣

| 叶森岚

闽南乡间的夏日午后,蝉声最是喧嚣。蝉儿们似乎也知道夏日已至,总是卖力地鸣叫,仿佛要用尽积蓄了一生的力气。那声音由疏渐密,最后铺天盖地,仿佛笼罩了整个村庄。每到蝉鸣时节,我总会怀念童年的捕蝉时光。那时的夏日漫长,蝉声也格外响亮。尽管母亲一直叮咛我中午不要出去晒太阳,可只要听见窗外蝉鸣响起,我的心就跟着痒起来,趁母亲不注意,便悄悄溜出门,约上几个“臭味相投”的小伙伴去捕蝉。捕蝉的队伍沿着后山杂草丛生的小路,向树林深处走去。后山的树木高大繁茂,正是蝉最爱的栖身之所。捕蝉需要趁手的工具。我们通常会提前准备几根长竹竿,然后跑到久无人居住的屋檐下,寻几处蜘蛛网,厚厚的缠绕在竹竿顶部,再往那些蜘蛛网上洒点水,就能牢牢地粘住蝉的翅膀。有时候,我们就地取材,上山后找到桑树或苦楝树,将它们的树皮划开一道口子,分泌的胶液也是极

好用的捕蝉材料。小伙伴阿亮是大家公认的“捕蝉高手”,他对山里的蝉简直了如指掌。在他口中,体型较大的“乌蝉”叫声最为响亮。“青蝉”的叫声虽不及“乌蝉”响亮,却胜在清亮悦耳。阿亮说,最好捕捉的是“哑蝉”,他们不会叫唤,大多数傻愣愣地趴在树干上,对外界的警惕性也很低,一抓一个准。印象中,个头大且叫声响的蝉多数是藏在荔枝树或龙眼树的枝丫深处。这些蝉的警觉性很高,稍有风吹草动,它们的叫声就会戛然而止。阿亮眼睛尖,总能很快发现那些藏在盘根错节处的蝉。捕蝉的时候,我们大气都不敢喘,跟着阿亮小心翼翼地靠近树丛,将竹竿慢慢伸过去,等蝉叫得正起劲、全情投入时,就把竹竿顶端的黏胶对准蝉的翅膀轻轻一压,那蝉便被黏住了。“捉住喽!”每次看见阿亮把战利品取下来,我们就围上去,看那蝉在阿亮手中挣扎,蝉的复眼很大,像两颗黑宝石,翅膀透明,上面的纹路像叶脉一样清晰美丽。我们轮流将蝉捏在手心观赏,它的腿不停地抓挠,发出细微的“嚓嚓”声,当我们调皮地用指尖触碰它腹部的发音器时,它便发出短促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在抗议我们的无礼。闽南常见的苦楝树枝叶稀疏,蝉在上面无所遁形,可捕捉它

们也并不容易。机敏些的蝉,在竹竿带着风声扑过去时,已经感觉到危险,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蝉鸣,猛地振翅逃窜。紧接着,整树的蝉“哗”地炸开,全惊散了,只留下我们懊恼地跺脚,再去搜寻下一个目标。也有运气眷顾的时候,一竿子下去,竟能同时粘住两只蝉,这意外的惊喜,马上弥补了我们之前扑空的遗憾。捕获的蝉有时会被我们放进透明的矿泉水瓶,有时被放在竹篮里,还要拿一张纱网罩住,以防它们逃跑。兴起时,我们就把几只蝉放在一块,看它们在容器里互相抓挠、较劲,犹如斗蚰蚩一般,比赛着哪只蝉嗓门大、劲头足。玩闹尽兴后,我们往往会将蝉放回自然,看着蝉仓皇飞走的身影,我想到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只为在枝头高歌几日,便觉得这小小的生命竟有几分悲壮。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叫得那么响亮,给予了盛夏最炽热的回应。夏至过后,蝉声渐稀。起先还有零星几声,像是最后的告别,之后就就像被按下静音键,声音完全消失了。此时,后山的树木依旧浓绿,捕蝉的长竹竿上面还残留着风干的蜘蛛网,却已被孩子们随手丢在了墙角。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也随之封存在记忆里,等待着下一个夏日的蝉鸣将它“唤醒”。

羽扇摇情岁痕深

| 林新发

暑气蒸腾的时节,我总爱打开樟木箱,取出那把泛着暖黄光泽的火鸡毛羽扇。扇面上细密的绒毛微微颤动,恍惚间又看见母亲低头制扇的侧影。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年华,却把这把承载着无数回忆的羽扇,永远留在了我生命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火鸡。每到秋冬交替,火鸡换羽,脱落的羽毛便成了制作羽扇的绝佳材料。母亲总会将这些羽毛收集起来,挑出色泽鲜亮、羽轴坚韧的,放在清水里反复漂洗,再用生姜汁浸泡驱虫,最后铺在竹匾上晾晒。火鸡毛看似蓬松柔软,要做成一把经久耐用的羽扇,却需耗费许多心血。母亲总能把平凡的羽毛变成精巧的工艺品。她做的羽扇不仅自家使用,还常送给村里上了

年纪的老人,一把羽扇,串起了邻里间最质朴的情谊。制作火鸡毛羽扇有一套讲究的工序:先将晾干的羽毛按长度分类,用细竹条削成弧形扇骨,打磨得温润如玉。接着,母亲会用滚烫的蜡油涂抹扇骨,待冷却后将羽毛根部蘸上糯米熬制的糨糊,像排列琴键般整齐地粘在扇骨两侧。最考验功夫的是“收边”环节,母亲用染成红色的棉线,将羽尖逐一缠绕固定,再缀上几颗圆润的木珠作为装饰。有时,她会把晒干的艾草揉碎,填充在扇骨夹层里,这样摇起扇子时,便能闻到淡淡的草药香。那时的乡村,连电风扇都是稀罕物,火鸡毛羽扇便是夏日里最温柔的慰藉。午后的阳光把石板晒得发烫,母亲就会在堂屋支起竹床,铺上凉

席。她半倚在床头,一边纳鞋底,一边轻轻摇晃羽扇。蓬松的羽毛带起的风里,混着艾草的清香,吹散了暑气,也吹散了劳作的疲惫。我枕着母亲的腿,听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悠悠扇风中渐渐睡去。逢上村里办红白喜事,母亲总要带上羽扇。宴席上,她用羽扇为老人驱赶蚊虫,给哭闹的孩童扇风降温。若是碰上戏台子搭起来唱黄梅戏,母亲就牵着我挤在人群里。她把我抱在膝头,一边用羽扇为我扇风,一边轻声解释戏文。火鸡毛拂过脸颊时痒痒的,混着台上的唱腔,成了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最难忘的是我出麻疹的那个夏天,高烧不退的我浑身滚烫。母亲整夜守在床边,用羽扇轻轻为我扇风。



午后的风

| 林美聪

和夏日的知了一样午后的风也是这个盛夏里每天出勤率最高的角色翻过山丘和海洋穿过烈日的炙烤就为将一丝丝凉意推到大家面前

知了凭借凉凉的微风在岗位上叫得更欢千瘡又痍乐的枝叶陡然清醒找到舞蹈的节奏

显然,午后的风可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走个过场他们一层层、一遍遍推送不落下任何角落

紫菜蛋花汤里的岁月

| 曾耀文



连绵的雨水终于停歇,气温骤然攀升。树上蝉鸣聒噪,不耐热的我,将风扇开到最大仍觉难熬,午饭时也毫无胃口,只想喝点清淡的菜汤。妻子见状说:“知道你夏天最爱紫菜蛋花汤,我特地托人买了几斤‘头水’紫菜,就做个吧。”厨房里一阵锅碗瓢盆响,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便端到面前。待稍凉,我啜饮一口,那股熟悉的老味道瞬间涌上心头,开胃又降火,惬意极了。初识这道汤,是在十几岁时。我去父亲单位用餐,他打回一碗汤,碗里飘着些黑乎乎的东西和蛋花。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汤?”“紫菜蛋花汤。”父亲答。我舀喝几口,鲜美的滋味直沁心脾,滑溜溜的感觉顺着食道滑入胃里。后来到城里打工,工业区快餐店菜品虽多,但家家必备紫菜蛋花汤。来自天南地北的工友,午饭和晚饭几乎人人都是汤配米饭,成了标准搭配,我也是其中一员。问起几位同事为何都爱这汤,他们答得实在:“紫菜蛋花汤,经济又实惠,开胃又营养。”国人食用紫菜已有千年历史。

明代药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紫菜“主治热食,瘕结积块之症”。其营养异常丰富,搭配不同食材,更能做出风味各异、功效多样的紫菜汤品。“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汤。”民间做汤时,食材千变万化,烹法也多种多样。紫菜蛋花汤作为一款速食汤,主料紫菜和鸡蛋皆营养丰富,制作便捷,因而广受喜爱。紫菜属中叶状可食藻类,其蛋白质、铁、磷、钙、核黄素、胡萝卜素等含量冠绝诸蔬,故有“营养宝库”之誉。做这汤也简单:锅中水沸,撕几片紫菜揉碎投入;碗中打几个鸡蛋,加少许盐搅散,徐徐淋入滚水;待紫菜与蛋花如天女散花般浮起,撒入葱花、香菜,点几滴香油增香,再用盐、鸡精调味,最后撒点胡椒粉。霎时间,一锅汤花花绿绿,香气四溢,煞是好看。紫菜虽生于海,终归于“菜”。紫菜蛋花汤融合了海洋的鲜香与蛋花的嫩滑,清淡的滋味令人神清气爽。在这炎炎夏日里,它始终是我的最爱。



堂哥的幸福人生

| 苏丽芬

校门口一大片油菜花阳光的照射下金黄灼灼,猛一抬头,看到了一部老式的手扶拖拉机静静地停靠在花海中,很多小朋友在围观,稀奇地讨论着拖拉机的构造。拖拉机——现在的稀罕物,却是我们这代人抹不去的记忆。20 世纪 80 年代,懵懵懂懂的我,听到刚从生产队回来的父亲兴奋地跟家人报告一个好消息:队里买回来一部手扶拖拉机,家家户户轮流用,以后农业生产可方便多了。第二天乡亲们都聚集在晒谷场上,人们仔细端详、抚摸着拖拉机,好像在观赏一件稀世珍品,激动、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从此,乡亲们干农活真是省事多了,它可以用来耕地、播种、收割、运输等,可谓老百姓的好帮手,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从生产队买了拖拉机,堂哥每天一有空就围着拖拉机东瞧瞧、西看看,喜欢得不得了。1988 年堂哥结婚了,嫂子是个勤劳肯干、善良宽厚的女人,她看着堂哥对拖拉机情有独钟,硬是连续养了几圈的猪仔,用卖猪仔的钱给堂哥买回一辆二手拖拉机,虽不是全新的,可把堂哥开心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堂哥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正值青年,有使不完的劲,第二天就自个琢磨起来,不出几天时间,堂哥驾驶拖拉机就得心应手了。刚学会开拖拉机的堂哥不敢走远路,就在村边转转,有时帮要盖新房的老百姓拉水泥、沙子、泥土等,有时帮做生意的商人拉货,当然这些都

是有酬劳的,不过善良的堂哥遇到乡亲们需要帮忙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他们拉粮食、牲口。还记得有一次,邻居家一个孩子夜晚突然发烧,外边还下着雨,堂嫂知道后马上让堂哥载着孩子上了医院,孩子最终才转危为安,邻居一家感恩之情自不必说。几年后,堂哥开拖拉机越来越顺手,把这部二手车卖了,又买回来一部全新的,堂哥也不满于现状了,到处倒腾小生意:去老百姓田里收购西瓜、蒜苗、地瓜等农产品,再拉到县城去卖,这样可以赚点差价。堂哥家的三个孩子慢慢长大,开销也越来越多,堂哥开着拖拉机早出晚归,而堂嫂不仅把田里的农活、家里的家务活全包了,每到赶集日,她还让堂哥帮她载一车从批发市场进回来的衣服到市场卖,虽辛苦了些,但堂哥家的小日子却越过越红火。一转眼几十年过去,随着时代的变迁,拖拉机慢慢被淘汰,堂哥对拖拉机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直至拖拉机再也不能创造经济效益,堂哥才不舍地把它卖了。后来,堂哥嫂的三个孩子都顺利上了大学,拖拉机是他们家的大功臣。如今,堂哥虽已到另一座城市帮忙带孙子,却仍找了一份运输小区垃圾的工作。孙子去上学后,他就开着环卫车到处收集垃圾再拉到垃圾处理站。我想,堂哥这是把环卫车当拖拉机了,只有坐在驾驶室里,堂哥才能再现他当年的风采,这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情结。拖拉机陪伴了堂哥半辈子,他的人生是幸福的。

安平桥的潮音

| 杨剑辉

轻轻推了一下千年时光的桥碑磐石从宋代一路铺来惊醒了枕着潮音入眠的一色海天和无边风月烟霞像没人似的起伏在波涛的额头喃喃细语着这座桥的前世今生还有那明晃晃的花岗岩碑刻浸润了斑驳的岁月无声述说着明朝的乡人在歌颂宋代建桥的功勛一代南渡晋人怀揣中原故土的鸡啼犬吠学会与江海和睦相处在江边埋下烟火种子浓浓的乡愁早已被碾碎融进安平桥的名字里怎敢忘记祖辈艰辛的历程勇敢开创通往星辰大海的途径长板石 蚝壳 沉基的枕木挥手送走了无数扬帆出海的船只高樯林立 旌旗飘动海潮尽情弹奏多元文化的交响曲弥香了千年文明的花朵友谊与共赢再一次携手启航

